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二十九

建安祝

穆

人事部

富貴

羣書要語

爵以馭其貴祿以馭其富太宰儒苟利於國家不

之不與也

是其一知無道富且貴為恥也述而富貴不能淫此之

謂大夫夫

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

焉公孫丑

志氣脩驕富貴道義重輕也公又中子平原君謂應

疾曰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

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戰國策貧賤常

思富貴富貴必復危殆宋史高長民云富九五福二曰富洪範



富家大吉家人富潤泰大孝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夫孝富而無驕勿語十四富不仁為一不富陽虎云君子周
急不繼富語小人富斯驕驕斯亂禮記富觀其所不為文中子
富觀其所與達觀其所好知止者富老子庶人之富者累
鉅萬而貧者食糟糠食貧者志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
同上今有無稼祿之祿爵邑之人而比之者命曰素封史記貴
貴者歸也謂物所歸仰沒顯言貴聲如歸生之歸說文用下敬
謂之貴貴萬章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
言非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孟
今之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
其來不可固其去不可止莊子重累印珥香貂乘不輪駟
則綺襦紵袴通籍則玉璫青墀動則兩駟如舞坐則王維
王維張公碑歷觀前政貴人之用心與嬰兒其同其異

有常病貴臣有常禍嬰兒常病傷於飽貴臣常禍傷於寵也論

詩句南鄰擊鍾磬北里吹笙竽左天中老竟腰金重薄便玉枕
涼白樂天欲留年少待富貴富貴不來年白樂天金馬見
老門何處胡椒八百斛誰家金釵十二行山谷萬釘圍腰莫愛
渠富貴安能潤黃墟山谷富北里富薰天高樓夜吹笛杜君
看裴相門金紫光照地杜劍佩聲隨玉墀步衣冠身染御爐香

古今事實

身愈恭儉

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身貴而愈恭家富而愈儉荀子

富貴浮雲

孔子曰不義而富貴於我如浮雲

位高金多

蘇秦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皆笑之及相六國過洛陽車騎輜重諸侯送之擬於王者蘇秦之兄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秦笑嫂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秦喟然歎曰此一入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况他人乎史記

物禁太盛

李斯歎曰吾聞古語有云物禁太盛吾昔上蔡布衣今人臣之位無苦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盛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史記

富貴無忘

陳勝常與人庸耕輟耕之壠上張然甚久曰苟富貴無相忘庸者笑曰若為庸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五十富貴

見夫婿門

佞佛求富貴

竟陵王子良篤好釋氏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道俗之盛江左未有或親為衆僧賦食行水世頗以為失宰相躰范縝盛稱無佛子良曰君子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闕籬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葉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塗因果竟在何處子良無難齊紀

衣錦還鄉

項羽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

富貴無常

蓋寬饒曰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閱人多矣

不免富貴

謝安在東山居布衣時兄弟已有富貴者劉夫人憐之妹戲謂安曰大丈夫不當如此乎安乃捉鼻曰恐不免耳

富貴通人

周武帝謂楊素曰善自勉勿憂不富貴素曰臣恐富貴來逼人臣無心富貴

當取富貴

李靖曰丈夫遭遇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

玉臺盤

五代孫晟為李昇相官至司空家益富驕每食不設几案使眾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玉臺盤時人多效之

以侈而敗

盧多遜初參政事服用漸侈其父憺然不樂曰吾家世儒素一日富貴遂至如此未知稅駕之地多遜不能念父言竟以事敗

華封祝富

以下係富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請祝聖人富堯曰華封人曰富人之所欲也堯曰富則多事非所以養德也封人曰富而使人分之何事之有莊天地

有駒俱德

齊景公有馬千駒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

執鞭求富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富有苟美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子路

結駟連騎

子貢仕衛發貯鬻財曹魯之間結駟連騎聘享諸侯孔子譏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家語子貢好廢舉與時轉其貴

家累千金史

大富淫人

傳慶封奔吳吳與之朱方富於其舊惠伯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殘之也其將聚而殲游左襄二十八

彼富吾義

孟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

三致千金

越勾踐困於會稽之上廼用范蠡計然十年國富遂報強吳范蠡歎曰計然之策既以施國吾欲施之家廼乘扁舟浮江湖變姓名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再散與貧友昆弟貨殖傳

資擬王公

猗頓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資擬下公富於猗氏孔叢子

不義之富

齊晏氏下分其邑与晏子晏子不受人問曰富者人之所欲也何為不受對曰无功之賞不義之富禍之媒也我非惡富恐失富也左

漢世富民

漢秦檣以田農而甲一州翁伯以販脂而傾縣邑張氏以賣醬而偷侈營氏以酒削而鼎食西先反削先召反削室也濁氏以習脯而連騎張里以馬醫而擊鍾皆越法矣任氏折節為力田畜人幸取我傾任氏獨取貴幸富者數世

郅氏鑄錢

文帝賜御通蜀嚴道得日鑄錢郅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

富貴具來名

揚子雲作法言富貴人齋錢十方願載於書子雲亦聽曰夫富無仁義猶園中之鹿欄中之羊也安得妄載王本論衡

漿酒霍肉

鮑宣上疏曰奈何獨私養外親与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千万數致從賓客漿酒霍肉舍願盧兒皆用致富非天意漢書

金玉之富

郭况遷上鴻臚上數幸其家賜予金品甚盛京師號况家為金穴東觀漢記郭况家資數億庭中起高閣立衡石於其上以秤量珠玉王子年記

塢中金銀

董卓築鄢塢高与長安城埒積谷為二十年儲云事成雄據天下下成守此足以畢老及卓死塢中金一三万銀八九万奇玩

雜物山崇阜積不可知數魏志

石崇富侈

石崇字季倫任俠无行檢在荊州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金宅輿馬擬王且耽膳必窮水陸之珍後房百數皆以純綺出金翠而絲竹之藝及一世之選樂開沼蟬極人巧以之太僕与貴戚王位爭場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粉澳金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室以板愷以赤石脂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踈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悉于而碎愷既枕惜崇命左右悉取珊瑚有高二四尺者六七株愷慨然曰矣

富氏殖財

晉王戎園西水澁周遍天下自熟牙誇畫夜美計儉嗇不自奉養天下人謂之膏肓之疾女適裴頔貳錢數云久而未還後

婦色成色不悅女遂還貞然後乃歡從子將婚或適其學女始
訖而更責取家有好事賣忍人得種常鑽其核以此獲滋

欲保富後

劉直長為州陽尹許元度詢出都就術林惟新麗飲食豐甘許
曰若保全此處殊勝東山真長曰卿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
此王逸少在坐曰令巢許稷契富无此言二人並有愧色

王氏富密

王元宝巨豪常以金銀豐為屋壁上以紅泥泥之又置礼賢堂
以沉香為軒檻以磁硃堯地面以錦絨石為柱礎又以銅線穿
錢於後園花池中貴泥雨不滑人呼王氏富密

守錢虜見錢門

多田翁

盧從原為刑部尚書占良田數百頃玄宗薄之欲以為用者變

矣卒以是止時號多田翁

以富送獄

陳子昂父世高其子昂解官歸縣令段簡貪暴聞其富欲害之
子昂家人納錢二十万緡簡薄其賂捕送獄中子昂見捕遂逐
去成驚曰天命不祐吾殆死乎果死獄中本傳

和嶠錢癖

蕭宏錢愚並見錢門

五侯同封以下係貴詳見家世門

成帝封舅譚為平阿侯商為成都侯立為江陽侯根為曲陽侯
逢為高平侯五人同日封謂之五侯

懷祖孝卑見榮鄉門

稽古之力見孝術門

布衣至三公

荀爽字慈明起自布衣九十五日而至三公

布衣至相

岑文本或勸其營產業者文本歎曰吾漢南一布衣徒步入閣
所望不過秘書郎縣令耳今無汗馬勞以文墨位宰相奉稍已
重尚何殖幸業非口不言家事

二十四考

郭子儀身任安危者四十年檢書中今考二十四富貴壽考哀
榮終始

貪進不已

錢恩公惟演官兼將相階勳品皆第一恨不為宰相歎曰使我
於黃紙盡處著一个字足矣竟不登此位○蘇易簡罷參政知
鄧州有不勝寒冷之歎後書舊友曰退位菩薩難做竟不登強
仕而卒

欲青涼錄 見美初門

官高恩擢 見慶資門

既貴而廢 見後門

貴不忘貧 並見後約門

古今文集

古詩

讀史二首

白五易

季子憔悴時婦見不下機買巨負新日妻亦棄如遺一朝黃金
多佩印去錦歸去妻不改視婦遺強依依富貴家人重負賤妻
子欺奈向貧富間可移恩愛志遠度中心沒以求富貴又令
下人乃各競錐刀利隨分歸來一取妻孥息

漢日大將軍少為乞食子天時故列侯老作勸瓜士春華何曉
睡園中發桃杏秋風怨蕭條堂上正荆樹深谷變為岸桑田成

海水熱去未消愁時來何處喜言枯榮者若覆珠未已

律詩

公子行

黃真

春草綠綿綿驕驢暖煙微風飄紫韻半日醉花邊打鵲拋金
盞招人舉玉鞭田翁與蚕婦平地看神仙

詩話

晚景富貴

富貴於人造物所靳自古以來多不在於少年實在於晚景若
少年富貴者其口無之羨亦鮮矣八至晚景得富貴未免置第
佳妓妾以償其平生所不足者如樂天詩云少年不識簾空宅
主人到了不由歸司空曙詩云正月十五夜教歌舞自與他人舞
少年讀此一詩使人悽然誠不必為此也若侯漁隱

評富貴詩

晏元西公覽李慶富貴曲云轉曲譜金書字圖記化名玉象
牌曰此乃乞兒相未詳諸富貴者故公每言富貴不及金玉錦
綉惟談其氣象若樓臺則叫柳花並簾幃中聞燕子飛梨花院
落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窮人家有此景否

看人富貴語

後山詩話云樂天云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又云歸來未放
笙歌散畫戟門前蠟燭紅非富貴語看人富貴者也山谷云不
如杜子美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也

富貴詩

秦韞玉京人父為左十軍將韞玉有詞藻有公子行云階前
莎綠絨不捲銀龜噴香院不斷亂花織錦柳燃絲粧點池臺盡
屏展主人功業德國初六親聯駱駝朝車聞雞走狗家世事抱
來吟佩黃金魚笑儒生把書卷學得顏回忍飢面為田令孜

擢用未幾咸遂至承郎撫言

善顯富貴

桐江詩話云承承送李留後知郟州詩乃士君子之勲富貴非庸鄙有力者所可為詩云北州能事謁家聲東土還聞政有成組甲光寒圍夜帳綵旗風暖春長新金釵墜實分行立玉塵高談四座傾富貴常情誰不愛羨君瀟洒有餘清

一場春夢

東坡老人在呂化真負大瓢行歌於田園有老婦年七十謂坡云內翰昔富貴一場春夢坡然之里之呼之為春夢婆

雜著 以下俱富

皆從傳叙

司馬遷

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孝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却敵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賈使也其在閭巷少年

攻剽推埋却人作姦搆家鑄幣往使并來借交報仇不避法禁其貫皆為財用耳趙女鄭姬設形容揆鳴琴論長訣購利徒日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醫方諸食皮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糶也史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路道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獲賈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斯矣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糶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種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謂也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鬪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嚴處苛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夫用貧求富農不知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

橫山吳氏佚老菴記

呂伯恭

橫山吳君砥立別室之正偏榜以佚老休工歸役斤斧收聲輯

杖立于前聞猶語於階者曰其儼繩畦坻粟京稼等掛壁萬
貨四臻此吾主人翁所以佚其老也少進至於門間行語於塗
者曰豐林邃宇樽俎晴嘉鷗鷺不驚風月相答此吾豪長者所
以佚其老也又進至於郊聞聚語於塾者曰培嗣以學既林
粵秩壺以禮既序既飭此吾鄉文人所以佚其老也他日吳君
為予道之予曰夫二者之言如何吳君曰階得吾粕塗得吾瀉
塾得吾醇出浸遠吾名吾室義其究於此乎予曰未既也畏矯
登輿身閑心慄厭市繁墟目靜耳喧君雖善自佚踰關以往肩
頰腹枵者踵相接歲或不升疋瘠困備呻吟交於大逵專一室
之佚樂乎哉君里中望也盍勸族黨揭勞振乏已責紆逋同其
矣於是鄉則盡橫山表裏皆吾佚老菴也其視尺椽半席廣狹
何若吳君謝曰厚矣子之拓吾境也顧童奴陷其說於壁間以
勸

藍縷服屐注藍縷言衣澁壞其縷藍然也楚山家無立錐之

地張良傳攻於食淡叔孫通傳貧之為病甚也交女踐棄必有

家人請讓顧之之徒謂湖滄隨之養之庚子之而加

用故無宿給倍俟吾少也賤語貧則是人之所惡也

不以其道得之非去也甲邦有道貧且賤焉也而貧賤

不能強此之謂大丈夫勝又有賤丈夫為子

詩曰兒餒呼郎罷妻寒怨某砧曹詩經年在茅屋妻子憂百結

杜荆扉深蔓草上銼冷踈煙杜本賣文為活翻空室困懸杜夜

字照蕪新胎衣生碧鮮杜少年貧到骨象氣似元龍黃蚊吐當

家口草石是親情玉川我貧無一錘冰向皆四壁後山黃獨無

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杜倚賴春風洗破裘一夜雪寒我

故祭坡

古今事實

筆食瓢飲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貧非病

端木賜結駟連騎以從原憲居蓬蒿之中併日而食子貢曰甚矣子之病也憲曰吾聞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

衣若懸鷄

子貢家貧衣若懸鷄

捉衽肘見

曾子居衛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捉衽而肘見納屨而踵以曳履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莊子緼袍不恥

古詩

詠史

左思

鳳樓十二重四戶八綺窗繡角金蓮花柱柱玉盤龍珠簾無隔路羅幌不勝風寶帳三十萬為爾一朝容

京洛篇

鮑昭

齊齊京城內赫赫王侯居冠蓋陰四術朱輪竟長衢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南鄰擊鐘磬北里吹笙竽

寓意

白居易

赫赫京內中炎炎中書郎昨傳徵拜日恩賜頗殊常貂冠水蒼玉紫紵黃金章佩服身未煖已聞竄遐荒親戚不得別吞聲泣路旁賓客亦已散門前雜雜張富貴來不以修如瓦溝霜摧勢去尤速譬若石火光不如守貧賤以貧賤可以長傳語空游子且來歸故鄉

君家誠易知易知復難志黃金為君門白玉為君堂堂上羅酒樽便作邯鄲倡中庭生奇樹華燈何煌煌兄弟兩三人中子為侍郎五日一來歸道上一自生光黃金絡馬頭觀者滿路旁

貧窮

微賤

羣書要語

南楚人貧衣被醜敝謂之須捷捷謂拜或謂之獲獲謂拜裂裂謂音裂或謂之縷方音囊貧空也詔樛儒有一

畝之心環堵之室解門圭竇蓬戶筵牖易衣而出併日而食席行傷哉貧也空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檀弓貧者不以貨財為禮曲禮六極四曰貧洪範終窶且貧北門貧而無怨難十四貨財粟米之於家少有者之謂貧至無者謂之窮荀卿子家有長卿望立之資腹懷賢桑絕糧之餒拘朴子安有進譽國語華露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歟

負非憊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潔條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備耶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憊也衣敝履穿貧非憊也

帶索而歌見知足門

貧賤驕人

魏文侯之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引車避下謁田子方不為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躡然子擊不懌而去

夾弊金盡

蘇秦說秦王請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弊黃金百斤盡資用

乏絕去秦而歸。溯膝履躡負書擔橐形容枯槁面色黧黑歸至家妻不下維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歎曰妻不以我為士嫂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戰國策

以席為門 見門門

雍痛繩樞

陳涉雍痛繩樞之子 過秦論

家徒四壁

司馬相如家徒四壁立自著犢鼻褌

無甌石儲

楊雄家貧產不過十金無甌石之儲晏如也

土銼無煙

王褒家貧土銼經日無煙土銼瓦錫也蜀人呼釜為銼

衣食不充

郭林宗年二十行學至城阜屬伯參精廬乏食衣不蓋形而處約味道不改其樂李元禮一見稱之曰吾見士多矣無如林宗

川牛衣中

王章為諸生學長安病無被卧牛衣中

環堵蕭然

陶潛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空

賣文為活

段湛家貧賣文為活後子弟多歷顯要

班史賞錢 見班史

多乞復散

梁任昉不事生產人或譏其多乞任亦隨復散之親故常自歎曰知我者亦以叔則不知我者亦以叔則

為服所笑

南史劉伯龍貧甚無其居也嘗什一之利忽見一鬼在旁大笑伯
龍曰貧困固自命心為鬼所笑
食二十七種見北門

坐席皆絮

管寧家貧常自坐一藜杖積五十年為屨不壞林當膝馭皆穿

踏雪履穿

東郭先生履穿行雪中着地處皆是迹

澣衣披絮

吳隱之字叔黜雖在清顯祿賜皆分親族冬月無被澣衣乃披
其絮

雪中贈襦

謝朓嘗見江革時大雪日革弊絮單屣耽學不倦眺乃脫所著
襦并手制半單與革充卧具而去

方冬衣葛

隋袁充少時父黨過門方冬充尚衣葛賦之曰絺兮綌兮淒其
以風充曰惟絺惟綌服之無數

羸飯亦甘

柳宗元與李建書貧者士之當今僕雖羸飯亦甘如飴矣

飢不飽米

孫樵曰飢不飽米寒無襲衣

蓬實為麪

唐盧蔣曰貧者蓬蓬實為麪麥苗楊葉為齏

齊餓天涼

姜子才少貧守齋值天涼屠牛膏肉值天熱

貧室無炭

韓愈上崔虞部書人所病者在於窮約無貲者其僕之資無繼

袍襦食之約驅馬出門不知所之

不樂日敵

庶朱挑推益州人被夷帶索人莫能測長史曾軌遺以鹿麋鹿
鞞通署卿正妻之地不肯服夏則羸冬則緝木皮葉日敵

杜祁公貧

杜祁公銜杭州人父早卒遺廢生公前有二子不孝弟其母改
適何陽錢氏公年十五六二兄皆以為其母獲財利以適人就
公之不得引劍斫之傷腦走投其姊姊匿之重傷腦上出血
數升進而得免乃詣河陽歸其母繼父下之客住來孟洛間貧
甚傭書以自營嘗至齊源富民相里氏前之妻以女由是資用
稍給舉進士殿試第四及貴其長兄猶存待遇甚有恩禮二兄
及錢氏姑氏子孫受公蔭補官者數人陳水

補以學職

范文正公在睢陽掌李有孫秀才上謁文正贈錢十千明日復
謁又贈十千問何汲汲於道路曰老母无以養曰吾今補子以
李職月得三千以供養子安於李乎孫大喜授以春秋文正去
睢陽孫亦辭歸後十年聞泰山有孫明復朝廷召至太宰乃皆
曰孫秀才也東軒筆錄

起於微賤以下係微賤

傳說李於版築

膠葛李於魚鹽

伊尹耕於莘野

呂尚釣於渭濱

蕭何為刀筆吏

灌嬰販繒

秦布窮困傭於齊為酒人保數歲為人所掠賣為奴於燕
韓信寄食於漂母 朱買臣負薪行歌 卜式拔於芻牧

弘羊擢於賈豎

衛主自奮於奴僕

日磾出於降虜

梁鴻賃舂

班超備書

黃憲世貧賤父為牛醫

竇小君家貧為

人所掠盡得十餘家

郭泰出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林宗曰太文六鳥能處斗
首役乎
王猛瑞雪吞

唐魏知古本起小吏因姚崇引薦以至同為相崇意輕之魏黃
即其父嘗為縣卒及即為君長以父故常忌不呼鈴下伍伯而

呼其姓名裴潛傳

陳晉公恕少為縣吏俄折節讀書中進士第歷官至參政

凌策侍郎其父曾為鎮所由父携拜安馮漸乞名馮漸滑稽命

名曰教之蓋言所由生也策後長立頗銜之

玉壺清話

古今文集

雜著

逐貧賦

楊雄

容齋隨筆云韓文公送窮文柳子厚乞巧文皆擬
楊子雲逐貧賦韓公進李解擬東方朔客難柳子

厚晉問篇擬枚乘七發正符擬劇秦美新黃魯直

跋奚奴文擬王子淵儻約皆擬文章之妙逐貧一

賦幾五百言文選不收初李記所載幾百餘字今

人蓋有未之見者輒錄于此 又云唐宗有文

上王振自稱紫邏山人有送窮辭一篇引韓吏部

為說其文意亦工

楊子道世離俗獨心左隣崇山右接曠野鄰垣乞兒終貧且窶

禮薄義弊相去羣聚惆悵失志呼貧乞語汝在六極投奔荒遐

好為庸卒刑戮是加匪惟勿雅嬉戲土沙居非近鄰接屋連家

恩輕毛羽義薄輒羅進不由德退不受謂久為滯客其意若何

人皆文繡余獨不全人皆稱梁我德黎冷貧无宝玩何以接歡

宗室之宴為柴不繁徒行負賃出處妨衣身服百役手足胼胝

或耘或耔露休露肌朋友道絕進官凌遲厥咎安在哉汝之為

言汝遠窺崑崙之顛尔復我隨翰飛矣天告尔登山岩穴隱藏
尔復我隨阨彼高岡尔入海汎彼栢舟尔復我隨載以戰浮
我行尔動我靜尔休豈无他人從我何求今汝去矣勿謂我留
貧曰唯二主人見逐多言益嗤心有所懷願得及貧肯我之祖
崇其明德克佐帝堯誓為典則土階茅茨匪雕匪飾爰一季世
紱其昏惑饕餮之羣貧富自得節我先人乃傲乃驕瑤瑤瑤室
華屋崇高流酒為此積肉為散是用鵠逝不踐其朝三首吾身
謂予无他言必君之家福祿如山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堪安能暑
少而習焉寒暑不忒等壽神山桀跡不願貧類不干人比重蔽
予独露居人皆休揚子独无虞言碎伏整色厉自張攝齊而只
降陛下堂逝將去改適彼首陽孤竹之子与我連行余只避席
併謝不直請不貳過問義則服長与尔君終无厭極貧之不去
与我將息

釋時論

管上沉

東野丈人觀時以居隱於汗腴之墟有冰氏子者出自沔寒之
谷過而問塗丈人曰子奚自曰自個陰之鄉奚適曰欲適煌煌
之堂丈人曰入煌煌之堂必有赫赫之光今子困於寒而欲求
諸熱无得熱之方冰子瞿然曰胡為其然者也丈人曰融融者
皆趣熱之士其得爐冶之門者惟挾炭之子苟非斯人不如其
已方今百辟君子亦世相生公門有公卿門有卿指秃腐骨不
簡蚩獰至乃空踞者以泓噌為稚量璩者以淺刺為鎔鎔拉
答者有沉重之蒼嘍悶者得清勦之聲嗒嗒怯畏於謙讓闐首
勇敢於饕餮斯皆寒素之死病榮達之嘉名凡茲流也眼閑嚮
而遠視鼻鬣亂而刺天忌惡君子悅媚小人高會曲宴惟言遷
除消息官无小大問是誰力冰子釋然乃悟曰僕少長於孔顏
之門久覩於清哭之路不謂熱勢自共道錮如敬承明誨服我

初素

庭誥

顏延年

富則盛貧則病甚矣貧之為病也不惟形色靡靡或亦神心沮廢豈但交友踈棄必有家人誚讓非廉潔深識者何能不移其植故欲蠲憂患莫若懷上之志當自同古人見深則憂淺識遠則患浮昔有琴歌於編蓬之中用此道也

送窮文

韓愈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為船載糗輿糧牛繫輓下引帆上檣三楫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鄙人不敢問所途躬具船與車備載糗糧日吉時良利行四方子飯一孟子啜一觴携朋挈儔去故就新駕塵漲風與電爭光子无底滯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屏息潛聽聞聲音若嘯若啼若歔嗷嚶毛髮盡豎竦肩縮頸疑有而

乃可明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十年餘子在孩提吾不子也子學子耕求官與名惟子是從不變于初門神戶靈我叱我呵也羞詭隨志不在他子遷南荒熱燔蒸我非其鄉百鬼凌太學四年朝藜藿惟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終未始皆汝心無異謀口絕行誣於何聽聞云我當去是必去子信讒有同於子也我思非人安用車船鼻嗅鼻香糗糧可捐單獨一身誰為朋儔子苟備知可也己不子能盡言可謂聖智情狀既露敢不迴避主人應之曰子以吾為真知也耶子之儔朋非三非四在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立名字換手覆羹轉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立為傲世一恐害傷其次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扶杏微高托星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不專一能恠恠音音不可時施欲以自媚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

面醜心研利居而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太窮磨則憂自吐出
心肝企足以待嘗我難寬凡此五鬼為吾五患創我寒我與訛
造訛能使我迷人莫能間其悔其行暮已復然蠅營狗苟驅去
復還言木罪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跟假作堪堂頓脚笑相
顧徐謂主人曰子知我占足我所為驅我令去小點十癡人生
一世其文幾何吾立工名百世不磨人君子其心不同惟非
於時乃與天通揮片瓊瑛毋一辛皮於那其慕彼糠粃天下
知子誰過子維曹人遂不忍不踈謂予不信請所寄書主人
於是垂頭喪氣下下亦謝燒車與船延之上座

與賈生書

孫樵

馬遷以史記禍班固以西漢禍楊雄以法言太玄窮元結以語
溪確窮陳於遺以感興詩窮王勃以宣危廟碑窮王川子以月
蝕詩窮杜甫李白王江寧皆相望於窮者也

論貧士

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恠而問之曰固知錢為錢但任
其不在紙裏中耳予偶讀淵明歸來詞云公田無所出無諸粟
乃知俗傳言而有徵使亦有儲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於瓶
中見粟也耶忘林

顏蠅巧於西女貧

顏蠅與齊王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蠅辭去曰
王生於山制則破焉非不實貴也然而璞不完士生於鄙野推
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不全蠅願得歸晚食以當肉
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真止以自娛嗟乎戰國之士未
有知尊連顏蠅之賢者也然而未聞道也晚食以當肉安步以
當車非有意於肉與車也晚食自美安步自適取於美與適
莫之何以當肉與車為哉鮮然蠅可謂巧於居貧者也未飢而

食雖八珍猶草木也使草木如八珍唯晚食為然蠅固巧矣然非我之友於食不能知蠅之巧也

古詩

詠貧士

陶潛

榮叟老帶索然方彈琴原生納決履清欲暢高言歛袂不敢
用藜藿之恒藟豈忘襲輕裘苟得非所欽

詠史

左思

主父宦不達骨肉還相薄買臣困樵采伉儷不安宅陳平無產
業歸來鬻自鄆長卿還成都壁立何寥廓四賢豈不偉遺烈光
篇籍當其未遇時憂在填溝壑英雄有逆遭由來自古昔何世
無奇才遺之在草澤

習習籠中鳥舉翮觸四隅落落窮巷士抱影守空廬出門無
路荆棘塞中塗計策棄不收塊若枯池魚外望無寸祿內顧

斗儲親戚還相蔑朋友日夜踈蘇秦北游說李斯西上書悅
生榮華咄嗟復厭枯飲河期滿腹貴足不願餘榮林栖一枝可
為達士模

效陶體

白居易

南巷有貴人高蓋駟馬車我問何所苦四十垂白鬢蒼蒼云君
知位重多憂慮比里有寒士甕牖繩為樞出扶藜入卧蠅
牛廬散賤無憂患心安體亦奇東鄰有富翁藏貨四五即東京
收粟帛西市鬻金珠朝營暮計等晝夜不安世凶
婦配匹夫布裙行賁春短褐坐儒書以此求一食一
貴賤與貧富高下雖有殊憂樂與利害彼此不相踰以達
觀萬化同一途但未知生死勝負兩何如遲疑未知問且以
為娛

贈別崔純亮

孟郊

食齊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
長安大道傍小人智慮險平地本太行鏡破不防
香始知君子心交久道益彰君心與我懷離別俱迴
莫泉流苦日已長忍泣目易表忍憂形易傷項籍豈
豈不良當其失意時涕泗各滿裳古人勸加殮此殮
二餘九祝噎一嗟十斷腸况是兒女怨怨氣凌彼蒼
知白日下清寒今朝始驚呼白日空茫茫

蘇子由一唐人上於為詩而洒於聞道正郊嘗有詩云食
齊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郊賦
之士雖天地之大無以容其身起居飲食有戚戚之憂良
以卒窮至死僕隱

顏徒貧學齋二首

黃魯直

衡門低首過環堵容膝坐四傍無給侍百衲自纏裹論事直

茲觀書曲肱卧飢來或乞食有道無不可

小山作朋友義重子嬰桑香草當離交不須珠翠梳烏烏窺
現星月入幽房兒報無炊米浩歌繞屋梁

同谷歌末章

杜甫

男兒不成名身已老十年飢走荒山道山中儒生舊相識但
話帶傷懷抱嗚呼七語芳情終曲仰視皇天白日速

朱文公跋云杜陵此歌家言苛嶮詩流少及之者不
章歎老嗟卑則志亦陋矣人可以不聞道哉

詩話

隨僧飯

羅君向廬州人不事產業以至困窮常投福泉寺隨僧飯
力學未嘗廢二十年間持節歸鄉里及境至僧房中書壁中
十年前此布衣鹿鳴西上虎符歸故時賓從諸前事到廬

長舊園野老共遊官路拜沙鷗遙認隼旗飛春風一宿琉璃殿
唯有泉聲愜素襟鹽戒錄

飯後鍾見佛寺門

為貧宰相

夏文莊謫守黃州時龐穎公為郡掾文莊識之優穎公云
謂不起文莊親視之曰異日當為貧宰相亦有年壽病非所
下穎公曰宰相豈得貧耶文莊曰一等人中貧爾故穎公作退
老詩曰日園貧宰相國史官書生青箱雜誌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二十九

別集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三十

別集

建安祝

穆

和父編

人事部

禍福 樂禍 嫁禍

君家語

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易傳天道福善

禍家語 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家語 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

孟子 禍者福之所倚福者禍之所伏孰知其極老子 禍福無門

惟人所召卷十二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成十三世

有無望之福又有無望之禍春申君傳福生有基禍生有胎故

乘時福不盈此禍溢于山班固戲霆震乎市木未嘗在罪春滋

平董茶未嘗擇善劉禹錫天論禍是百求禍也孟子思自常病

傷於飽也貴臣常禍湯於籠也王符論網羅未改縱羽翮而何
施柳文夫獸深居而簡山鳥悅而四顧懼物之為已害也猶且不兇焉韓文
福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禮記九五
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洪範自
求多福大明降福穰降福簡二執競福祿如茨略洛夫德福
之基也無德而福猶無基而厚墉也其壞也無日矣晉語中
提福相如傳休嘉西漢禮樂
因才取禍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然且不兇於網羅機辟之患者其皮為之災也莊子控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莊子直木先伐甘井先竭莊子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燦淮南子翠飾羽而體分象美才而身喪蚌懷珠而致剖蘭含香而遭焚金樓子蒼鷹鷲而受罽鸚鵡慧而入籠張華賦麝懷香以賈害狙伐巧而招射又韓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淮陰傳凡物之生不願

為材犧尊青黃乃木之災韓文木有癭石有暈犀有通以取珎於人皆物之病也坡文
因言取禍惟口起羞書禦人以口給憂荀子言輕則招憂揚子口語致罪漢書
詩句吾生如寄耳何者為禍福坡陷身泥溝間誰復冥旨揮韓失身陷危機坡世路迫窄多罪機坡勸君休嗟恨未必不為禍杜
因才取禍直木忌先伐芬蘭哀自焚杜龜以靈故焦雉以文故醫山谷

古今事實

始凶終吉

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年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父無故而育其牛復生白犢又問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居一年其子無故而育其後楚政

宋圍其城丁壯者皆棄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列子

困乃為福

勾踐之困於會稽謂然歎曰吾終於此乎謹曰湯擊夏臺又王囚羗里晉重耳奔翟齊小白奔莒其卒王霸由是觀之何遽不為福乎史越世家

失馬得馬

北叟塞上之翁也馬無故亡入胡人平之翁曰安知非福乎後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賀之翁曰安知非禍乎其子騎墮而折臂人平之曰安知非福乎後胡兵大出丁壯者戰死唯子以跛故得父子相保故以北叟知禍福相因倚而生也淮南子

福過災生

庚亮曰小人祿薄福過災生

包藏禍心以下係禍

趙孟曰楚使子園聘于鄭二使行人子羽與之言曰大國无乃包藏禍心以圍之

腐鼠致禍是為門

怨府禍穽

史記趙武靈王時公子章欲作亂李兌謂相國肥義曰子胡不拯疾傳政母為怨府母為禍穽

不札致禍

晉愁康性絕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激水環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鍛鍾會其公子也精練有才辯故往往造焉康不為之札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以此憾之言於文帝曰愁康則能不可公元慶天下顧以康為慮耳帝既昭酷會遂定足

貧賤遭亂

裴叔謂劉文靜曰貧賤如此復逢離亂隋紀

以勇死以智困以下係因才致禍

子路以勇死裴弘以智困淮南子吳錯以智死直謹傳

以俊死以辯亡

鄧寄以俊死鄧析以辯亡唐元載傳

料事見忌

楊脩有俊才為丞相曹操主簿嘗出行籌操有問外事乃迎為答記勅守舍兒若有令出依此通之既而果然操在其速廉之知狀忌脩後因事殺之

直言被害以下係因言致禍

晉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子好直言必及於難後晉三郤宗

伯宗成十五

救罪遭刑

李陵降匈奴上問太史令司馬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今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上以遷誣罔為陵游說下遷腐刑

言致禍

張敞掾絮舜私以其家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舜語收繫獄死

誅謗遭誅

孔融以對孫權使有誅謗之言坐棄市東漢

驕慢被殺

許攸恃功驕慢嘗於眾坐呼曹操小字曰小甲卿非我不得與別也操笑曰汝言是也然內不樂後竟殺之

醉語致殺

杜南嘗醉登殿武林燈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衛之一日欲殺甫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鉤於簾三左右曰其母奔救得止

歸咎二臣以下係嫁禍

季氏將伐顛史珪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距心辭責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

乎曰不待三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曰此非距心之所

得為也 公孫丑下

無功嫁禍

公孫敖深入匈奴迎李陵敖軍无功還因曰捕得生口言李陵

教單于為兵以備後軍故臣无所得上於是族陵家 通監

借以報讎

楚殺伍奢其子負如吳言伐楚之利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必

及其讎不可從也 古昭二十

嫁禍於人

秦王年少太后時竊私通呂不韋二二恐竟禍及已乃私求姪

力高毒於改詐令人以腐罪告之不韋陰謂太后曰許腐則得

給事官中后乃陰賜主腐者許論之遂侍太后私通 呂不韋傳

嫁禍於趙

趙豹曰韓氏所以不入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 趙世家

推惡利己

七國反錯欲令上自將兵而已 守 漢景紀

樂禍 以下係樂禍

王子頽享五大夫樂及備舞鄭伯曰王子頽歌舞不倦樂禍也

左莊二十

幸災

秦饑乞糴于晉二人弗與慶宗曰昔施無親幸災不仁昔施幸災民所棄也左傳十四

樂人之禍

王宏素與司隸校尉胡种有隙及宏下獄种遂迫挺殺之宏臨命詔曰胡种樂人之禍二將及之後漢王允傳

乘人之弊

周伯仁好乘人之弊

古今文集

雜著

雜說

陸龜蒙

邵侯姜女之生子也始棄之命之曰棄宋芮司徒之生女也始棄之亦命之曰棄邵棄為稷官杰民賴之宋棄美而生佐幾移宋國名之同也奚傷舜重瞳子項羽亦同瞳子形之類也奚病

擇非道何如耳季札以樂卜道孟以詩卜姜仲歸父以言卜名游子夏以威儀卜沈尹氏以政卜孔成子以礼卜其應也如響無他圖在精誠而已不精誠者不能自卜况吉凶他人乎

出規

元結

元子門人叔將出遊三年及還元子問之曰爾去我久矣何以異乎諾曰叔將始自山中至長安見權貴之盛心憤然切悔比年於空山窮谷與夫子甘飢寒愛水木而已不數月王公大人卿相近臣之門無有至者及一年有向與歡宴過之可弔有能拜侯已聞就誅豈不裂封疆上未識豈無印綬懷之未暖其容得祿位者隨死得金玉者比擊參游讒者或刑或免叔將之身如夫逃者五六似鼠藏者八九當其時環望天地如置在杯土之中元子聞之歎曰叔將汝何思而為乎汝若思為社稷之臣則非正直不進非忠謹不言雖手足斧鉞口能出聲猶極忠言

與氣借絕汝若思為祿位之臣猶當之赫二之路顯二之機加
下既粟馬齒食而已汝忽然望權勢而在自致身於刑禍之方
得筋骨載肉而歸幸也大矣二三子以叔將為戒乎

唐中宗贊

歐陽永叔

夫吉凶之於人猶影響也而為善者得吉常多其不幸而惟於
凶者有矣為惡者未始不及於凶其幸而免者亦時有焉而小
人之慮遂以為天道難知為善未必福而為惡未必禍也

古詩

顏延之

歐陽永叔

顏回飲瓢水陋巷卧曲肱盜跖戾人肝九州恣橫行回仁而短
命跖壽死免兵愚夫仰天呼禍福豈足憑跖身一腐鼠死朽化
無形萬世尚遭戮筆誅其刀刑思其生得所豹犬飽臭腥顏
聖人徒生知自誠明惟其生之樂豈減跖所榮死也至今在

輝如日星譬如埋金玉不耗精與英生死得失間較重難重
善惡理如此毋尤天不平

避禍

防患 思患

羣書要語

括囊无咎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全身遠害
君子陽陽天下學士逃難解 畏首畏尾身

其餘幾 鴻飛冥冥人何慕焉 雲中白鶴非鷓鴣

之網所能羅矣 魏都原傳

向舉足畏逢仇低頭惟避謗 歐黃雀死嗚呼九厥罪在啄粟翁
卒不近人何為亦窮辱 臨川

古今事實

隱語逃難

樊子伐蕭王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蹇王巡三軍批

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傳於蕭選世社蕭大夫與司馬
卯言呼申叔展皆楚大夫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麴窮乎
曰無二物所以禦濕使无社此泥水中无社河魚腹疾奈何知
言无禦濕故曰無軍中不取正言故謬語曰目於脊鳥九切井而拯之若為孝必哭井則已
見幾先去

范蠡與公踐既滅吳為書辭王乘舟浮海自齊道大夫種書曰
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
難不可共安繼子何不去種見書種病不創人或譏種作亂越
王乃賜種劍種遂自殺

鼓篋乞食

伍子胥載橐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昧家無以糊其口
蒲伏稽首肉袒鼓篋乞食於吳市范曄傳

布匿匿柳

李布為任俠有名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籍滅高祖購求千金
布匿濮陽周氏地規鉗布衣褐置廣柳車中喪車也

醴酒不設

楚元王敬禮申公季穆生不嗜酒常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
常設後亡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
楚人將鉗我於市

羸而避死

漢陳平自楚間行以劍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独行疑其亡
希要下林寶器金二百之欲殺平平心恐解衣羸而佐刺船船
人知其無有延止

融藏張

山陽張儉為中常侍侯覽所怨覽為判章下州郡捕儉儉與融

已歲一日舊亡抵於詠不遇時年十六儉少之而不告融見其
有窘也謂曰兄雖在外吾猶不能為若主耶因留舍之後事泚
儉得脫走遂并收錄融送獄二人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也
融也當坐之慶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請甘其罪吏問其母曰
曰家事仕長并當其辜一門爭死後竟坐廢焉

避難復辟一

後漢趙歧字季直汝南平輿人也常侍康衡兄瑋為虎牙都
尉郡人以道不由德輕侮之歧又數為貶議瑋後為京兆尹果
盡殺歧家屬歧逃難四方江淮盜賊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
北海市中時孫嵩至二十餘察歧非常人呼與其載歧懼失色
嵩家問曰視子非常驚者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即亡命乎
北漢孫寶石闔門百口勢能相濟歧以實告之遂以俱歸
後漢中興年作也歌三十三章諸康死滅因赦乃免

教家人走

後漢任文公曉天官風星祕要為司空移平帝即位無疾歸家
王莽篡後文公推數知當大亂乃課家人負物百斤環舍趨走
日數十圍時人莫知其故後兵寇並起其逃亡者少能自脫惟
文公大小負糧捷步悉得完免

詐死避禍

杜根和喜晉后臨朝根以安帝年長宜親政事乃上書直諫太
后大怒收根囊盛撲殺之執法者私語行事人使不加力既而
載出城外根詐死三日日中生蛆因逃竄及鄧氏誅根方歸徵
拜侍御史

畏劉輿臆

范陽王廙鎮鄴以劉輿為魏郡太守廙薨東海王越將召之或
曰輿猶臆也近則汚人 劉琨傳

散黨避禍

范滂以鈞黨坐繫獄後事釋南歸南陽士大夫迎之者數千兩同囚鄉人殷陶黃穆衛侍於滂應對賓客滂謂陶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遂遣還鄉里本傳

稱佳避禍

司馬徽字德操括襄畏謹有以人物問者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之曰人質疑問君一皆言佳豈咨君之意乎徽曰如君言亦復佳世說

詐醉免禍

晉王允之字景猷擿角從伯敦謂無似已恒以自隨出則同與入則共寢敦嘗夜飲允之醉醉先卧敦去歸鳳謀逆允之悉聞其言慮王敦疑已便於卧覲大吐衣面並汚鳳出敦果照視見允之卧吐中以為大醉不復疑之時父舒為廷尉允之還都

省以敦鳳謀議白詔與王導俱啓明帝

思歸免禍

張翰字季鷹吳人縱任不拘時號江東步兵嘗嘗入洛經吳閭門於舫中彈琴翰初不相識乃就階言談知其名洛翰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載去不告家人齊王固辟為大司馬掾固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二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執手愴然曰吾亦与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滯俄而固敗人皆謂之見機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曰卿乃可縱適一時不為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盃酒人貴其曠率

娶宦官女見世說

吊宦官喪 見吊喪門

野服免禍

裴度晚節頗浮沉為自安計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野服蕭散与白居易刘禹錫為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歡不問人間事

本傳

闔戶避謗

陸贄既放荒遠常闔戶人不識其面避謗不著書

本傳

買田自污

垂崖在陳一日方食進奏報至且食且讀既而抵案慟哭父之哭止復彈指父之彈止罵詈父之乃丁晉公逐萊公也垂崖知禍必及已乃延三大戶於便坐与之博袖間出私骰子勝其一坐乃買田宅為婦計以自污晉公聞之亦不害也余謂此智者為之賢者不為也賢者有義而已寧避禍哉禍豈可避耶

防患不早 以下係防患

莊辛謂楚襄王曰見菟而顧犬亡羊而補牢未為晚也 戰國策

危言自恐

洪息夫躬勦危言高論自恐遭害者恐不知略云玄靈洪辭將安叔子為其橫厲為其徘徊兮贈若浮歎動列機兮叢棘棧一曷可棲兮茂忠志身自繞罔兮宛頸折翼容得往兮涕泣流兮沈淵心拘結兮傷肝仰天光兮自列昭上帝兮我察秋風為我陰行雲為我陰嗟若是兮欲何留撫神龍兮控其頤遊曠迥兮反亡胡雄失據兮世我思後幾生誅如其言

人為之危

唐嚴武為劍南節度頗放肆章彝為判官因小忿殺之房琯故相又嘗薦武後為巡內刺史武倨慢不為礼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作蜀道詩為房与杜危之也

出入防惠

李林甫自以多結怨常虞刺客出則步騎百餘人為左右翼金吾靜街前驅在數百步外公卿走避居則重關複壁以石墼地墻中置板如防大敵一夕屢徙林銜家人莫知其處

伏兵阻變

向敏中除平章事坐事出知永興駕幸瀘州密詔及付西鄙得便軍從事會邦人大雉有告禁卒欲倚機為亂者密使麾兵夜甲衣袍伏庑下幕中明日召賓僚兵官置酒繼闕无一人預知者命傑入先令馳騁於中門外後召至堦公振袂一揮伏卒齊出尺擣之果各懷短刃即席誅之勳訖果死墮命灰沙掃庭張樂宴飲安良股慄必田

無忘檻車

以下係思患

管州將兵遮官道射威公中鈎後曾桎梏管仲而送於齊二以

為柁謂威公曰願君无忘射鈎臣无忘檻車

不忘巾車

馮異朝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曰是代起兵時主簿也為吾披荆棘定關中既罷賜以珍宝衣服錢帛詔曰倉卒無妻亭豆粥溲沈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願國家無忘河北之茅小臣不忘巾車之恩○光武獲異於巾車故云巾車鄉名也

無忘創業

唐肅宗患官中暑濕不可居遣宮苑使王允平營樓射崇韜曰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繁暑坐夏清凉莊宗默然然遣允平起樓

古今文集

雜著

諷詠

王謫文粹

禮法不可斯須而去有以禮法而為災忠信不可斯須而去有以忠信而為禍禮法非災人之端忠信非禍人之本理或有害則禮法忠信為禍人之前狂瞽人之所惡也效之則恐不及其真荒醜人之所恥也履之則恐不自其性狂瞽誠可惡也荒醜誠可恥也臨難而保全則狂瞽荒醜為藏身之藪禮法忠信直也狂瞽荒醜詐也以之保全則直不如詐之功嗚呼三皇之前無所用五帝之後無所不用

律詩

贈李鍾鐔自維揚避亂東入中山 杜荀鶴

君行君文天合知見君如此我傷悲
祗殘三日兵戈後
纔到孤村雨雪時
着卧衣裳難辨洗
旋求糧食莫供炊
地爐不暖柴枝濕
猶把蒙求授小兒
雜著以下係防患

敵戒

柳宗元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為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為害之大
秦有六國兢兢以強六國既除詭詭乃亡晉敗楚辱范文為患
厲之否回舉國遭怨孟孫惡賊子盡死臧恤藥石去矣吾亡無日
智能知之猶幸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敵存而懼敵去而舞
廢備自盈抵益為疴敵存禍滅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
懲病克壽矜莊死暴縱慾不戒匪愚伊耆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鹿門隱書序

皮日休

醉士隱於鹿門不醉則游不游則息息於道思其所未至息於
文慙其所未用故復草隱書焉嗚呼古聖王能旌山夫谷民之
善者意在斯乎或曰仲尼作春秋紀災異近乎推言虎賁之勇
近乎力行襄國之政近乎亂立祠祭之禮近乎神將聖人之道
多岐而難通也笑有不語之義也曰夫山為地之脈天裂地為

甚也聖人謂一君之暴災挺天地故諱耳然後世之君猶有窮
凶以召災極暴以市異者矣夫桀紂之君握鈞伸鐵撫梁易柱
手拈熊羆走及虎兇力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有力而虐物貪
勇而喪生然後世之君猶有喜角觝而忘政愛拔距而過賢者
寒浞切。孝頑通母亂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為虬
豕氏為。賊然後世之君猶有易內以亂國通室以亂邦者夏
啓乘龍以穆讎瑤池神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以幻
化致其物以左道成其樂後世之君猶有黷封禪以求生恣祠
祀以祈欲者焉。聖人發一言為當世師行一行為來世軌豈
易容而傳哉當仲尼之時尚語權力亂神也吾恐後世之君
若不在於妖祥而在於政教也力者不在於角觝而在於侵
也亂者不在於社席而在於天下也禘者不在於機鬼而在於
宗廟也若然者其道也豈多歧哉

彭祖觀井圖銘

陳靖

淳化中予將命之狄丘道由長門有客得彭祖觀井圖以為脫
中有臺榭人物山水森然蓋狀其自象也彼未繪事之工予
無取所慕者唯彭氏面井而覆之以輪拊樹而繞之以繩徒杖
斂躬踟躕而迎視兢兢然若將隊也嗚呼古人臨事而懼之有若
是檢身遠害之有若是後之君子得無效歟予實好古者歷考
其跡於傳記雖變而難信且夫子云切比於我老彭亦其驗也
故作銘于座右曰至哉古人遠害全身戰戰兢兢恒若履冰朽
索之馭納隍是慮天子則之鳩休永據存而懼亡係于苞桑諸
侯則之其國必昌若舟非濟夕惕而厲大夫則之其家孔熾直
哉惟清執虛如盈士子則之其道不爭在醜無愧屋漏廢
人則之其食孔阜吾省予行吾慎予守切比老彭式介眉壽

保身說

司馬君實

天下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括囊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倘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清撩蛇虺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惟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也

律詩

仁者難逢

邵堯夫

仁者難逢思有常平居切勿恃何妨爭先徑路機關惡近厚語言滋味長爽口物多須作病快心事過必為傷與其病後能求藥不若病前能自防

解紛

羣書要語

解其紛者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公冠而往救之可也

詩句

酒酣舞長劍倉卒解漢紛
太白多言雖數窮微中或排難
坡不忍乘其危韓

古今事實

解驂贖罪

越石父賢在縲紲間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入為上客

解紛無所取

魯仲連游趙聞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因平原君說趙王欲尊秦為帝仲連見新垣衍言秦稱帝之害新垣衍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五十里於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不受平原乃置酒以千金為魯仲連壽魯仲連笑曰所以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解難解紛

不忍為也遂歸平原君而去

為難解紛

崩通曰里婦亡肉姑以為盜而逐之婦所善里母曰我今令而家返女矣即束縵請火於亡肉家曰昨暮夜大爭肉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遂追呼其婦

以言免刑

韓信坐法當斬信乃仰視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何為斬壯士滕公音其言壯其免釋而不斬與語大悅之言於上以為治粟都尉

以貌免刑

張蒼坐法當斬解衣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推其美士乃言沛公救勿斬後以為代相迂為計相全上

撫箏解紛

謝安為王臣齊所說孝武召桓伊飲讌安侍坐伊撫箏而歌心謂曰為君既不為臣良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安泣下露衫乃越席而就之捋其鬚曰使君於此不允帝甚有愧色全上

執法解怒

權善才范憐義俱昭陵柏罪當除名上特命殺之狄仁傑奏二人罪不至死曰張釋之有言設有盜長陵一杯上陛下何以處之今以一株柏殺二將軍後代謂陛下舞臺臣不敢奉詔恐陷陛下於不道且羞見釋之於地下故也上怒稍解二人除名流嶺南

請察誤毀

議者言韓琬修不頭地陰夢異志上疑之以問李泌對曰琬公忠清直白車馬在公說貢獻不絕且鎮撫江東十五州盜賊

不起皆澆之力也澆不附權貴故多謗毀願陛下察之臣敢保
其無他上令澆歸覲

百口保之

杜兼誣奏李藩公張建封之夢搖動軍情上大怒密詔杜佑使
殺之佑素重藩懷詔旬日不忍發因引藩出詔示藩二神色不
變曰此真報也佑曰君謹勿出口吾已密諭用百口保君矣上
召藩詣長安之藩儀度安雅乃曰此豈為惡者即日授秘書郎
監

除官解怨

并德裕為兵部尚書初李宗閔與德裕有隙及德裕還自西川
上注意甚厚朝夕且為相宗閔百方沮之不能杜棕嘗謂宗閔
曰棕有一策可平宿憾恐公不能用宗閔曰何如棕曰德裕有
文孝而不由科第常用此為嫌若使之知幸必喜矣宗閔默然

有問曰更思其次棕曰不則用為御史大夫宗閔曰此則可德
裕驚喜曰此大門官小子何足以當之寄謝重啓

古今文集

雜著

上疏為四賢辨謗

歐陽永叔

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
旦相繼而罷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
罪臣職雖在外事不審知然臣切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識
不遠欲廣害善良則不過指為朋黨然搖動大臣則必須誣以
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舉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
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為一二小人照誣指以為朋黨則可一
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信任且則不可以他事動搖
惟有專權是人主之所惡故以此誣之可傾之杜衍為人清慎

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韓琦則純正而質直富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爲性既各不同惟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則各異平口閑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爲國議事則公言廷諍而不私以此而言臣見杜衍等真得漢文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爲朋黨哥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也臣切思仲淹等自入兩府以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 陛下開天章閣召而賜坐授以紙筆使條其事則等遂回近及一月方敢略條數事仲淹老練出事必知凡百難益更張故其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又嘗嘗有效弼性雖銳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舉 祖宗故事請 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意迫合遇事而行更無推避臣方佐弼等蒙 陛下如此堅意委任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執作事下果然小人巧語而口專權者豈不誣哉 陛下

下措也
亦非聰明有知人之聖親選得此數人驟加擢用今此數人
且能去而使群邪相質于內四夷相賀于外此臣所以爲陛下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三十一

建安祝

穆

和父編

人事部

施恩報恩

羣書要語

藏前大略

報恩

無德不報

抑詩

情為恩使

命緣義輕

朱暉傳

積而能散曲礼分散者仁之施也 馬行分人以財

謂之惠 勝上 愛施者仁之端 史記樂分施而必積

報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曲礼報者倦矣施者不厭 傷二十四

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孟子惡声至必反之 同 愛人者人

愛之敬人者人常敬之 同上 耕而園外之則其粟亦園莽而

予耘而滅裂之則其實亦滅裂而報了 莊子 詩句 意重泰山輕李曰傾家共人費 劉長卿不辭毛粟施行自

丘山積坡仰荷天地德坡服恩恨多情侯珠以謝荆文璧遺
子諒定是酬恩日今朝齋命輕王人情貴往還不報上獨
美人贈我錦綵段何以報之貢十條美人贈我金錯刀
以報之英瓊瑤美人贈我貂襜褕何以報之明月珠並
子四愁

古今事實

焚券市恩

馮驩貧乏為孟嘗君客為君收債於薛將行問市何物曰
寡有者市之驢至薛諸負債者悉來合券焚之皆稱
還問何市而返驢曰奉君之命市君家寡有者君之府藏
惟欠義耳臣召諸債者合券而焚之市義而歸矣君為之喜
散財與貧
范蠡之陶為朱公十九年之中二致千金散與貧疏兄弟

散金宗族

見致仕及宗族門

貧而好施

原結身衣服車馬纔具妻子內困專以版施貧窮務起人之急

租俸分給

梁商常曰多藏厚己為子孫累每租奉則及兩宮賞賜使置中
門外未嘗入藏悉分與昆弟中外因年穀貴多有饑者輒令
頭以牛車致米鹽菜錢於四城門外乞貧民不告其姓名
與米一困見米門

家溫濟飢

張儉資計產溫初百姓飢荒乃傾竭財產而邑里共之賴其存
者以百數

殖財能施

後漢馮援扶風茂陵人轉行儻從問謂賓客曰丈夫志窮當

益堅老當益壯因歎曰牧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千斛既而歎曰凡殖財貨貴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敢尽以盼眉弟故旧身衣千裘皮袴

乞人填門

後漢尚書令符雍為人樂施乞人填門嘗曰天下物何常吾今日富後日貧耳忽一日不施則意不泰

臨終焚券

樊重假貧人財數百萬臨終遺令焚削文契債家皆慙爭往償之諸子從焚竟不受 晉陽秋

投瓜報瓊 以下係報恩

木瓜美齊相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相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琇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死而結草

晉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方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死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妾疾病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齒而顛故獲之夜夢老人曰所嫁婦人之父也尔用先人之治命于是以報 十五

饑人報德

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饑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官三年矣未知母之存亡今近焉 妹家請以遺之使尽之而為之簞食焉 均宣諸素以与既而与為公介 坤也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醫桑之饑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 宣三

盜馬報恩

秦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余人吏欲法之
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吾馬肉者不飲酒傷人皆賜
酒而赦之後秦擊晉三百人來從公為晉軍所圍皆推鋒爭死
遂脫繆公反生得晉惠公史記

退舍以報

子犯曰微楚之患不及此退三舍避之所以報也僖二十六年

蛇珠雀環

隋侯見大蛇被傷而治之後蛇嚙珠以報其珠徑寸純白夜有
光明如月之照一名隋侯珠搜神記後漢楊宝九
歲見一黃雀為鷗鳥所搏墜地下五蟻蟻所困宝取之歸置巾
箱中以黃花養之毛成飛去夜有白環四枚与宝令君
子孫潔白位登三公當如此數矣世說新語

羊羹報德

中山君饗都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備子期怒而走於楚
以伐中山君中山君亡去人有挈戈隨其後者顧謂一人子奚為
對曰臣父嘗饑且死君下壺飧餽臣父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
汝必死之故求死君也中山君慨然曰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
一壺飧得二人戰國策

絕纓報德

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灯燭滅有人引美人衣美人援絕其冠
纓告王曰有引妾衣者妾絕其纓取持火來視絕纓者王曰今
已飲不絕纓者不惟君臣百官皆絕冠纓乃出火居一年晉去
楚戰有一人常在前列五合五獲首惟而問之對曰臣乃夜絕纓
者也王隱忍不暴而誅常盾肝腦塗地頸血滿敵父矣遂平楚

報復有恩

朱賈臣為會稽太守志召見故人与飲食嘗有恩者皆報復

解劍報德

楚欲殺伍胥二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
舡知伍胥意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千金以予
父父曰楚賞五城金十鎰以求子吾尚不取何用劍乎胥後每
食必祝之曰祝江上丈人

以國士報

豫讓曰范中行眾人遇我我以眾人報之智伯國上遇我二以
國士報之戰國策

一飯必報

范睢一飯之德必償本傳

編報有德

蘇秦之燕貸百金為資及佩六國相印得富貴以百金償之編
報諸所嘗見德者一人尤未得報乃前自言秦曰我非亡子子

之而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固望子深是以
後子

五不有報

洪蕭何為沛主吏高祖為布衣時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以吏
繇咸陽吏皆送奉不三何獨以五及高祖即帝位何為丞相封
鄭侯食邑八千戶乃益封二千戶以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
不也

報漂母恩

韓信從下鄉南留亭長食亭長妻苦之乃晨炊薦食信往不為
具食自絕去至城下釣有一漂女哀之飯信二曰吾必重報母
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項羽死
高祖襲奪信軍徙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
金及下鄉亭長不百曰公小人為德不竟召辱已少年以為中

尉告詩... 而就此本傳

盜妻報恩

爰盜為吳相時有從吏嘗盜爰盜特兒盜知之不泄遇之如初
人有告從吏言君知尔与侍者通乃亡婦盜驅自追遂以侍者
賜之復為從吏及爰盜便吳見守從吏適為校司馬中夜引盜
起曰君可以去矣吳主期旦日斬君盜謝之而去

魚報双珠

洪武帝游昆明池見大魚銜釣取而放之間三日帝復遊池濱
得明月珠一双帝曰豈魚之報乎三秦記

受恩報子

陶侃傳初范逵過侃逵因薦侃於庾江太守張夔後侃都督江
州移鎮武昌侃命張夔子隱為參軍范逵子珧為湘東太守凡

微時所荷一殮咸報

執炙報恩見飲酒

古今文集

古詩

結襖子

燕南壯士吳門家筑中置鈔魚隱刀感君恩重許君命泰山一
擲輕鴻毛

感恩負恩

羣書要語

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溫彘微夫人之力不及此秦

而稷之莊子決肌膚而藏骨髓前九糸志相与尸而祝之社
任彦仲彈文肝腦塗地不足塞責陳子昂以哀於无用之地施

德於不報之所柳文身伴蟬翼何以受恩死輕鴻毛固得其所

類要 **負恩** 未乾薦祢之墨已弯射弄之弓 歐集

詩句 寸心銘佩宇 杜主人覆護恩豈啻一綈袍 臨川 **負恩** 咫尺

炎涼變四時出君焦灼君詎知 韋應物

古今事考

背之不祥

武涉說韓信曰足下何不反漢与楚信謝曰臣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郎中言不助策不用故背楚歸漢二王授我上將軍印數力之衆解衣二我推食二我言听計用背之不祥

造門謝恩

何武每奏事京師戴聖未嘗不造門謝恩

弯射弄弓 以下係背恩

逢蒙幸射於羿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

閉羅負恩

晉饒秦輸之粟秦饒晉閉之羅 左傳十五

負漢大恩

丁恭使安陽愛見太后后曰而屬父子宗族家漢家力富貴累世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猪不食其餘天下豈有而兄弟耶 通監漢明紀

古今文集

雜著

論人臣盡私恩則盡公義

秦少游

白敏中用李德裕薦入翰林為掌士及德裕貶敏中為相詆之甚力或曰人臣事君公義而已何以私恩為乎敏中之事未足深咎也愚切以為不然人臣能盡私恩然後能盡公義敏中之罪不容誅矣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

於長淮此言之則背師賣友之人必不能以忠許國何者於所
厚者薄則所施無不薄也昔呂布為一原主簿為董卓而殺原
又為王允而殺卓及兵敗被執魏祖欲生之劉先主曰明公不
見布之事于建陽董太師乎於是殺布漢封陳平曰非魏元
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後賞魏元知其後誅
呂氏而安劉氏者平與周勃也夫以布之下忠於董卓也其肯
忠於曹氏乎以陳平之不肯魏無知也其肯負於劉氏乎此魏
所以誅布漢所以屬平者也然則敵中之事豈可見矣雖然敏
中所以負德裕也亦有繇焉傳曰盜憎主人主人何負於盜而
盜憎之乎蓋自度其事必為主人所惡故也曰氏系與楊虞卿
姻家居易又志李宗閔牛僧孺厚若敏中本无英氣雖緣德裕
以進而不能無意於僧孺宗閔虞卿之徒自度其事必為德裕
惡也故因其勢力以擠之耳夫德裕忠臣也非罪而被斥天下

皆知其冤矣使敏中素與仇猶當為之援而救之况因之以進
耶然則敏中豈惟不忠於德裕亦不忠於唐也愚故曰人臣能
盡私恩然後能盡公議敏中之罪不容誅矣然則公義私恩適
不兩全則如之何以道權之而已義重而恩輕則不以私害公
若河曲之役趙宣子使人以其乘車于韓厥執而戮之是也恩
重而義輕則不以公廢私若原公之所追于濯孺子抽矢叩輪
去其鏃發乘矢而後反是也夫公義私恩不兩全猶當以道權
其輕重奈何無故而廢之哉雖然逢蒙殺羿孟子以為是亦非
有罪焉以此言之德裕之薦敏中亦不得為死罪也

詩話

定感舊恩

為京當世少嘗薄遊為街卒所繫鄭守主公素釋之及使閔中
三万帥渭與宴在甚歡貽之詩曰吞炭難酬當日事積薪深愧

孫來恩

報讎快讎

羣書要語

父母之讎不與其戴天兄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九記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

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聞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御君一而使之不聞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為魁一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禮中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難父之讎避諸海外兄弟之讎避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向國君之讎視父師長之讎視兄弟交友之讎視從父兄弟也

言
雪恥酬百王除兇報千古唐太宗挺身艱難際張目視冠

讎杜朝思除國讎暮思除讎孟

古今事實

復九世仇

齊襄公享乎周紀侯僭之教公將復讎于紀遠祖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雖百代可也

吞炭報仇

豫讓事智伯甚見尊寵趙襄子滅智伯讓變姓名入宮塗面欲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則讓讓襄子曰義人也釋之讓又漆身為厲吞炭為啞行乞於市頃之襄子出讓伏橋下襄子至橋馬驚曰是必豫讓也襄子效之曰子不肖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子不為報讎反臣於智伯今何報讎之深也讓曰范中行氏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今日臣固伏誅願請君之衣而擊之以致報讎之意雖死不

恨襄子太義之持衣與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可以下報智伯
遂伏劍自殺

報東門役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衛圍其東門。鄭人侵衛牧以報東門
之役隱五

不忘父讎

夫差使人立於庭尚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
乎則對曰唯不敢三年乃報越定十四

嘗膽報讎

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卧即仰膽飲食必嘗膽也史
記越王念欲復怨夏則握火寒則抱冰吳越春秋卧薪嘗膽以

雪夫椒之恥坡文

鞭口報讎

楚平王有太子名建使伍奢為太傅無忌為少傅無忌太
子建及伍奢王怒太子建奔吳楚并殺奢及其子伍尚次子伍
負奔吳及闔廬立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遂至郢楚昭王出奔
子胥即負求昭王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口鞭之三百申包胥
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子固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
慘死人此豈無天道之極乎

報刑足讎

龐涓自以能不及孫臏以法斷臏兩足涓為魏將軍伐韓韓請
救於齊齊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帥居轎車中坐為計謀涓倍
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險阻
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龐涓夜至
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弓俱發魏軍
大亂龐涓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

報亡壁離

張儀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壁門下意張儀執張儀嘗掠數百下不服釋之儀既相秦為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壁若答我若善乎汝國我且盜若城

為韓報仇

張儀其先韓人秦滅韓良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東遊至博浪沙中良與客狙擊秦皇中副車秦皇怒求賊甚急良乃更姓名亡匿下邳

殺子玉而喜以下係快仇

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聞况國相乎及獲殺子玉得臣也公喜而後可知也宣十二

被誅人喜

王甫父子應時馘截路人士女莫不稱善若除父母之讎漢書

火炷燃臍

呂布刺董卓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其珠玉衣裝巾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守尸吏為火炷置卓臍中燃之光明連曙如是積日漢獻紀

人啖其肉

來俊臣棄市時人無不快俊臣仇家爭啖俊臣之肉斯酒而尽扶眼剥面披腹卅心騰踏成泥土民皆相賀于路曰今夕眠者始貼席矣唐武紀

罷官相賀

吐突承瓘首唱用兵疲弊天下上罷承瓘中尉降為軍器使中外相賀

以機塞口見機門

貶官人賀

貶皇甫縛為崖州司戶市井皆相賀唐穆紀

古今文集

雜著

復讎議

韓愈

右伏奉今月五日勅復讎擬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亂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辨且今都省集議尚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子復讎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於周官又見諸倍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垂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

者其意特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二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不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與罪不當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无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亦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為復仇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為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議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仇先告於士則无羅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与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由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无失其旨矣

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也故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生則敬養之死則哀送之所以致其忠孝之誠者无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如之也以為不如是則無以足乎吾心云尔然則其有君父不幸而罹於橫逆之故則夫為臣子所以痛憤怨疾而求為之必報其仇者其志豈有窮哉故記礼者曰君父之讎不与共戴天寢苫枕干不与共天下也而為之說曰復讎者可尽五世則又明夫雖不當其臣子之身而苟未及五世之外則猶在乎必報之域也雖然此特庶民之事耳若夫有天下者承万世无疆之統則亦有方世必報之讎非若庶民五世則自高祖以至玄孫親尽服穷而遂已也國家靖康之禍二帝北狩而不还臣子之所痛憤怨疾雖方世而必報其仇者蓋有在矣太上皇帝受命中具誓靈父兄之辱雖其間亦或為

茲謀之所前却而聖志益堅至于紹興之初賢才並用綱紀復張諸將之兵屢以捷報恢復之勢蓋已什八九成矣虜人於此始露和親之議以沮吾計而宰相秦檜歸自虜庭力主其事當此之時人倫尚明人心尚正天下之人無賢愚無貴賤交口合辭以為不可獨士大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數輩起而和之清議不容詰焉唾斥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則其於檜可知矣而檜乃獨以粹宮長兼藉口攘却衆謀然惑主聽然後所謂和議者翕然以定而不可破自是以來二十餘年 國家忘仇敵之虜而懷宴安之樂檜亦因是藉外權以專寵利竊王柄以遂茲謀而向者冒犯清議希意迎合之人無不夤緣驟至通顯或乃理檜用事而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彝者不復聞於措紳之間矣士大夫徂於積衰之俗徒見當時 國家无事而檜與其徒皆享成功无後患顧以忘讎忍辱為事與之

然主議者意為樽游談者慕其其一雄倡之百雌和之矣宋
議發言盈庭其曰虜世雖不可和者尚書張公闡左史胡公
銓而止耳自餘蓋亦有謂不可和者而其為說不出乎利害之
間又其餘則雖平時號賢士大夫慨然有六千里為讎人後之
歎者一旦進而立乎廟堂之上頌乃惘然如醉如幻而忘其時
昔之言厥或告之曰此處士之大言耳嗚呼秦檜之罪所以上
通於天乃死而不足以贖者正以其始則倡邪謀以誤國中則
挾虜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末流之弊遺君後遺
至於如此之極也夫惟三綱不立是以衆志无所統繫而上之
人亦無所憑藉以為安斯乃有識之士所為長慮却顧而凜然
以寒心者而說者猶曰姑以衆論之從違而卜事理之可否則
今日士大夫是和者之多蓋不下前日非和者之衆也獨安得
以前日之不可而害今日之可哉嗚呼是未知前日人倫之明

而今日人倫之不明前日人心之正而今日人心之不正也且
若必以人之衆寡為勝負則夫所謂士大夫是和之多者孰
若六軍百姓之多耶今六軍萬姓之言則是二公之言而已蓋
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者其於世也有
明晦其在人也無存亡是以雖當頹壞廢弛之餘邪議四起無
意憚而不使能斬伐銷鑠使之無也奈何不聽於此而反決
矣於前日所謂頑鈍嗜利無恥者之餘謀此已壞去三綱所
未能復振已隳之方事所以未能復理而上之人亦未能
為所憑藉以成安強之勢也今南北再離中外無事以思立見
所謂萬世必報之讎者固無所復發其以矣竊伏世間不勝憤
懣因讀魏元履所以叙次戊午讜議為之慨然流涕蓋傷其禍
歎之公始也懷不能已姑論其始終槩梗如此以發明元履
為叙次之意并以致草野孤臣再義願忠之誠管因者僅有

范曄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為范曄死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使須賈於秦。范曄聞之，為微行敝衣，閉步之，邨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此叔固無恙乎？」曰：「臣恐以人言賈須賈哀之，留与坐飲食，乃取其一絲袍賜之。」曰：「請秦執張君。」曄曰：「主人翁願為君惜大車駟馬於主人翁。」曄取大車駟馬為須賈御之入秦，相為須賈具津門，下待車也。人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賈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范曄曰：「汝罪有之，所以得无死者，以絲袍恋二有故人之意。」故釋公入。言之昭王罷歸范曄，大供具，及請諸侯使与坐堂下，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筮豆其前，令兩黠徒夾而馬食之。又曰：范曄醒之，然必報本傳。

封羹頌

漢高祖怨丘嫂之轅峯，封其子為羹頌侯。楚元王傳。

不能為人患，臣所取也。願詣行在所陳滅隗囂計。

公寬內忌

晉何曾位上，性華侈，都官從事制尊嘗奏曾以銅鈎蔽紉，坐牛蹄角，榜曾辟辱為榜，或勸勿恚，曾謂至公之跡，不以私憾遂應辟，曾因小事加辱杖罰，寬內忌如此。

三輕三怨

許儉恃功驕慢，曾於加坐呼曹操，小字曰某甲，卿非我不得與州也。操笑曰：「汝言是也，然內不樂，後竟殺之。」漢獻紀周顛曰：「公年殺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王導甚銜之，顛為王敦所害，本傳。」

孫秀報怨

孫秀既恨石崇，不而殺，珠又憾潘岳，昔周旋否，秀曰：「中心藏之，書今岳首內見之。」因喚曰：「孫令憶曠昔周旋否，秀曰：「中心藏之。」

何日忘之... 後收石崇... 亦復尔耶... 首同所... 其識出...
何日忘之... 後收石崇... 亦復尔耶... 首同所... 其識出...
後收石崇... 亦復尔耶... 首同所... 其識出...
亦復尔耶... 首同所... 其識出...
首同所... 其識出...

發捕郡事

工上軍素... 會... 門自通... 臨揚州... 越州使... 不法以... 報富吏

報富吏

黎沈... 為餘... 始至富... 吏... 美... 自別... 嗔... 志... 其... 甚...

... 布侍立... 終日... 足有... 蹉跌... 加鞭... 捶... 毆... 時... 嘗... 至... 餘... 姚... 擊... 尾...
... 為富吏... 所辱... 故報之

不平消感

張延賞... 李... 延賞... 帝... 復拜... 平... 草... 事... 既而... 宴禁... 中... 帝... 出... 瑞... 錦... 一... 端... 以... 示... 和... 解... 因... 為... 子... 求... 婚... 延... 賞... 不... 許... 曷... 曰... 吾... 武... 夫... 雖... 有... 旧... 惡... 盃... 酒... 之... 解... 德... 者... 難... 犯... 外... 睦... 而... 內... 含... 怨... 今... 未... 許... 婚... 冀... 未... 忘... 也... 本... 傳

合怨欲殺

杜南... 賞... 醉... 登... 戴... 武... 林... 登... 視... 曰... 嚴... 挺... 之... 乃... 有... 此... 兒... 武... 衛... 之... 一... 日... 從... 殺... 甫... 集... 中... 於... 門... 武... 將... 出... 劍... 鋌... 于... 簾... 上... 左... 右... 曰... 其... 母... 殺... 得... 止... 本... 傳

合謀報怨

楊... 子... 吏... 部... 侍... 郎... 劉... 異... 為... 尚... 書... 盛... 氣... 不... 相... 下... 異... 洽... 元... 載... 罪... 而... 坐... 貶... 及... 炎... 執... 政... 西... 宿... 怒... 將... 為... 載... 報... 仇... 遂... 罷... 晏... 取... 忠... 州... 刺... 史... 炎... 必...

欲傳其罪知更進與吳素憾乃擢為荆南即度使準即奏晏去
宋此書語曰怨望又慈平擅取官物脅諸使謀作亂災證感之
建中元年詔中人賜晏死天下以為冤

多脩怨

李吉甫為相多脩怨唐憲紀薛逢與劉瑒相善瑒詞藝不逮
逢逢母侮之後家作相逢為郎官有薦薛逢知制誥者瑒以故
事給公口須歷郡縣出逢為巴州刺史又見同年門

小怨必報

李訓鄭注平生絲髮恩怨無不報者唐文宗紀

恩怨比日報

桑維翰拜相故人韓魚通謁公默不語魚退曰桑公吾故人今
見之有不可犯之色翌日告別公曰吾奏子姓名授子李士廉
有一吏持箱中有黃諾及袍笏之類公置酒開懷曰朱炳秀才

安乎頃取相愛為吾召來一如魚禮他日又曰荒帖秀才何在
取相鄙薄君子不念佳惠為吾作書召之當去一官帖至忽有
吏數人批帖云荒帖謀反罪當處斬帖大叫曰韓魚召我來安
官我何罪乃斬之魚乃言其還鄉一日公坐小軒見帖來曰相
公生殺在己帖昔日同場屋閑相諧謔乃戲笑耳相公行殺之
深也吾上訴于天帝矣公曰吾為子飯僧誦佛書可乎帖曰得
君之命而已公不久果死青瑣

見幾避怨

竇儀開寶中為翰林李士時舉官專政帝患之欲聞其過一日
召儀語及晉所為多不法且言儀早負才望之意儀盛言晉開
國勳臣公忠直亮社稷之鎮帝不悅儀歸言於諸弟張洎引滿
語其故曰我必不作宰相然亦不詣朱崖吾門可保矣既而召
李士昭長途遂嘗有憾於晉又喜其進用遂攻晉之短出鎮

河陽晉之罷甚厄賴以勳舊脫禍多迷遂參知政事作相太平
吳國七年晉復入相多迷有崖州之行是其言之驗也

因史報怨

富真公与韓公議不合富恨之至不平魏公與富公守某州嘗
真為尉久不之任在路遷延富有所聞大怒反到遂不與交代
後幕幹勸之方肯及魯直在史館脩韓魏公傳使人問富曾昂
韓悉否知其不曾遂以此事送下案中造成案底後人雖修去
此事而有案底竟不可去魯直也可謂乖但魏八年二却使人
匡卿公家上壽送地便是富不如韓較寬朱子語錄
不念舊惡以下係不修旧怨

得美叔齐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廉龐交驩見同列和門

竊淮楚瓜見瓜門

不報欲吏

漢韓安國為梁中大夫坐法抵罪獄吏田甲辱之安國曰死
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則溺之居无幾漢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
中為二千石田甲亡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肉袒謝安
國笑曰公等足与治乎卒善遇之

寇賈交驩見同列和門

不恤私怨

趙清獻為御史力攻陳恭公范文正公范蜀公知諫院獨救之
清獻遂併劾蜀公黨學士相懷其私恩蜀公復論御史以陰事誣
人是妄加人以死罪請下詔斬之以示天下熙寧初蜀公為時
論不合求致仕或欲遂謫之清獻不從或曰彼不嘗欲斬公者
耶清獻曰吾方論國事何暇恤私怨方蜀公辯恭公時世固不
以為過至清獻之言聞者尤歎服云石林燕語

不念前辱

孫文懿公眉州人少時家貧與田赴試京師自經縣判狀尉李昭言戲之云似君人物求試京師有幾文懿以第三登第後判審官院李昭言者赴調見公恐其意公不忘前日之言也公特差昭言知眉州又公嘗聚徒於州得東修之物持歸為一村鎮將悉稅之至公任監左藏庫鎮新者部川絹綱至見公地其公慰藉之贈黃金一兩其盛德如此聞見錄

不怨臺劾

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京唐介參政之子義問為轉運判官文潞公謂曰仁宗朝先參政為臺諫以言其謫官某亦能相判潭州未幾某復召還相位某上言唐某所言正中臣罪召臣未召唐某臣不敢行仁宗用某言起參政通判潭州尋至大用焉其同執政相知為深聞見錄

不忘舊怨 以下不忘舊怨

陳希亮字公弼剛正人也嘉祐中知鳳翔府東坡初權制科發書判官事吏呼蘇賢良公怒曰府判官何賢良也校其吏不顧或謂入不得見故東坡客以假寐詩云雖無性命憂且復忍斯源後九日獨不預府宴登真觀寺閣詩云憶弟恨如雲不散望鄉心似雨難開其不堪如此又詩案云任鳳翔府僉判為中元節不過府厅罰銅八斤亦公弼按也坡作齋醮禱祈諸神文公弼必塗墨改定數往反至為公弼作凌雲臺記曰東則秦穆公祈年秦泉南則漢武帝長楊五柞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計一時之盛宏傑詭巖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數世之後欲求其髣髴破瓦頽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為禾黍荆棘丘墟壠畝矣而况於此臺歟夫臺不足恃於久長而况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

公弼覽之笑曰吾視蘇明允猶子也某猶孫子也平日不以銜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懼夫滿而不勝也乃不吾樂耶不易一字亟命刻之石詩話

恨不見知見不見知門

古今文集

作詩快然

劉禹錫柳子厚與武元衡素不叶二人之貶元衡為相時也禹錫為靖共佳人然以悼元衡之死其實快之子厚古東門行亦然朱語錄

陰報善報惡報

五車書要語

作善降之百殃作不善降之百殃易係一年種之以穀十年樹之以木百年來之以德史記

詩曰側聽飛中使重榮萃德門孟從公樂萬壽餘慶及兒孫

古今事實

斷蛇獲報見蛇門

活千人必封

前漢王翁孺傳活千人其子孫必封吾所活者方餘人後世其興乎

于公高門

于定国父子公為縣獄吏于公所決皆不恨其閭門壞父老方其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曾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国為丞相

其後必興

鄧禹嘗歎曰吾將百万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

陰德獨知

隋李士謙躬履節儉每以振施為務仁心所感羣犬生子交共相乳或謂士謙子多陰德答曰夫言陰德其猶耳鳴已獨知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

還寶帶獲報

白中令應李榮不第詣胡盧生問命生殊不許後入安上門見一婦人以新紫帕封在牕中女奴力勸置於門闌車馬駢集婦人女奴相失帕在闌旁公為守衛至日晏其主竟不至忽婦人號泣曰夫犯刑憲有能救護惟欲室帶今衣遺失夫不免極刑矣公以帶還之其人泣謝而去明日再見胡盧生曰秀才近種陰德來年及第位極人臣芝田錄

還玉帶獲報 見相門

義漿獲璧 見玉門

衝環報德 見雀門

其後必昌

鄭屯田建中其先本雍人五季時徙家安陸晉縣距萬城中居人多舍客也每大雨則載瓦以行間有屋漏則補之昔客舍自為之屋亦為繕治又隆冬苦寒蠲舍給盈月屯田若晚得一子即侍郎公紆也登進士第官至祠曹侍郎有五子長曰弥中登第至朝奉大夫次即侍讀公毅夫皇祐五年魁天下士三子與孫皆任以官不辭選調出祿不絕陰施之報蓋不誣矣 璧史

救降無後 以下降惠報

李廣曰吾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人詎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王朝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廼將軍所以不得侯也 本傳 然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自廣至陵遂亡其宗哀哉 李

李廣之不侯史氏以為殺已降余謂非特此而已其殺霸

陵尉不亦甚哉廣自抵陰譴豈正不侯而已耶至陵身自
虜庭而李氏夷城其報豈不顯哉陸吏

客舍之報

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
亡至閔下欲舍客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
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夫為法之敝一至此哉

就屋之報

蘇子由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章子厚又以為強奪民
居下本州追民究治以僦券其明乃已不一二年子厚謫雷州
亦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僦我我家全不可也
報如此

當食萬羊

見羊門以下係其數

預知死日

見死門 垂崖遺家注

預知科名

金陵有僧嗜酒佯狂時言人禍福人謂之風和尚陳瑩中未第
時問之云我作狀元否即應之曰無時可得瑩中復謂之曰汝
決不可得耶又應如初明年時彥御試第一人而瑩中第一方
悟其言照時可得之說華談

預知大魁

柳道者泉州人遇異僧授以要旨能預言未兆或戲之曰今歲
狀元何姓答曰不黑不白非朱非綠復問曰亦知其名字乃辛
不祐以示人後數日捷音至乃董裳也遜齋開覽

朱衣點頭

見校文門

出門應識

鄉人危叙應辛探省榜出門數步逢泥濘老嫗指示秀才可低
處過危即從之看榜第末有名是歲果及第青箱雜記

洛陽牡丹 見牡丹門

成壤前定

至和二年成都人費孝先遊青城詣老人村壤其行牀孝先欲
償其直老人笑曰子視其下書云此床某年月日造某年月日
為費孝先所壞成壤有數子何償焉 括異志

古今文集

雜著

陰德論

李德裕

陳平稱吾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不能復起以
吾多陰禍也至曾孫何國絕咄生著陳平之言以為世戒理當
然矣而丙丞相纒及子顯黜為閔內侯至孫昌乃絕國絕二十
二歲復續而張湯杜周子孫世有今名皆在顯位其故何哉丙
丞相於漢宣之德可謂至矣晉荀息以忠貞之故不負獻公程

假公報私

鼎鑄為御史大夫吏吏按表盜受吳王財物言吳楚不反抵罪
及吳楚果反錯欲治益益忍夜見寶嬰為言吳所以反願至上
前口對狀嬰入言上乃乃益二對曰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
吳楚二國復其故地上曰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乃召錯斬東
市

斬醉尉

漢李廣以將軍擊匈奴坐亡失多与故穎陰侯屏居藍田南山
中射獵嘗夜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駭
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廣宿亭下君无
何武帝召廣為右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与俱至軍斬之上書
謝罪上報曰報忿除書消殘去殺朕之所周於將軍也若死免
冠徒跣稽顙謝罪豈朕一指哉將軍其率師東轅以臨右北平

盛鉄

富貴之意

乘布衣文時為相至將軍稱曰窮困不能厚身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厚報之有怨必以法滅之本傳

與諸君絕

元朔中徐偃言齊上有淫泆之行上拜偃為齊相至齊徧召屬弟賓客散二言天子之教曰吾如貧時昆弟不找求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近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牙口入德之所乃使人告士大夫妨好事動王王自殺上大怒以為偃劫其主今自殺偃大貴幸時客以千數及後死无一人視獨孔車也粹焉上聞以車為長者本傳

馬援報隗

馬援上書曰夫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与人坐

類以託孤之義不忍欺趙氏所以絕之以死終不食言丙也於史皇孫微君臣之分無親戚之情而深養而後去仁心惻隱於間煤給以私財介然拒天子之命因是全四國之命又奉記霍光決定大策既而顯戮卿之責則上伍之辭其深厚不伐古所未有夏侯勝以為有陰德者必有其報以及子孫是宜薦賢人出儕其美古所謂有後者良謂是矣焉在博爵邑而已哉張杜有後豈用法雖深而治者或能去天下之惡除生人之害所以然也

三槐堂銘

蘇子瞻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中哉吾聞之中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其意勝入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為茫茫善者以急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頴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必相生於

山一其始也困於蓬蒿危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履千歲而
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
見所聞所傳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
人何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
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 太祖
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
手植三槐於庭曰吾之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其子魏國文王
公相 真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
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造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
有否而晉公脩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千年之後如持左
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
子懿敏公以直諫事 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
不滿其德天將復與王氏也欤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

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器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
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恕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
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鞏與吾游好德而文
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銘曰

嗚呼休哉 魏公之業 與槐俱萌 封植之勤

必世乃成 既相 真宗 四方砥平

歸視其家 槐陰滿庭 吾濟小人 朝不及夕

相時射利 皇郵厥德 庶幾僥倖 不種而獲

不有君子 其何能國 三城之東 晉公所廬

鬱鬱三槐 惟德之符 嗚呼休哉

張佛子傳

予少之時聞都下有張佛子者惜其未之見也又慮好事者之
偏僻也遂予之賤御史得門下給事張亨者始未之奇明年於

身其法書其本末而驚且歎曰是其後必昌乎輒以身之言
紀其實以垂鑒將來張佛子名慶京師人也以淳化元年生
三歲而父母俱亡亦無伯仲昆季遂養於外戚趙氏洎長因
姓趙氏亦未知自明趙氏之鄰有郭榮者世為右軍巡院吏趙
氏因以慶寓焉郭氏告老慶遂補郭氏之闕實祥符三年也慶
之司獄常以謹慎自持好潔惡應因必親沐至暑月尤數
戒其走曰人之墮子法豈得已哉我輩以司獄為職若不知
則罪者何加赴趙耶飲食湯藥具必加精潔常為其徒誨
曰若惡區為此乃以要福享慶亦莫之制也如有無辜者輒私
重囚就戮則為之齋素誦佛一月乃以囚有無辜者輒私
赦其去乃祝之曰若無辜我願以身贖若也坐罪後遇恩
自勉其囚獄有訃鞠者慶以至誠誦畫條令笑言以喻之

之子子因詰其詳於

不訊考而疑獄常決獄官往往屬意為其妻表氏年四十八
祐五年京師疫表氏染疾而斃已三日矣向未殮也忽然而
不語眾聞以爲鬼生踰時遍牀流汗遂甦因告其家屬曰我
行一州獲子如聚不竟身之在何處乃欲得一清涼忽
見一白衣端嚴將長鬚表氏曰汝不當在何為而來急去急
去伊夫除功其子孫當有與考洪金當未有嗣胡為來此言
未終白衣人乃以手提表氏之口吐出穢語遂乃復甦表氏自
念常事白衣觀音精虔必其感應自是里巷人相與言曰信乎
趙佛子迺獲驗報也其後族人因告慶曰爾本張姓也乃述其
始末因歸其姓張為慶年八十二一夕無病而卒表氏更生之
明年生子乃身身生三日有一道上者馬於慶之門慶因延入
不復詢其誰何既坐謂慶曰若本無嗣今乃聞嬰兒豈非若子
乎慶曰今四十九歲有二女三日前偶得一子道者曰信乎

陰功未易量也爾必積累善事非一朝一夕驟變見聲不獨爾
之有嗣又喜子孫有文孝者相繼而出也尔善保之飯訖乃云
廉止生是男既長名於門下後省子以事乃得其實於是知
廉之德必大皇祐六年以宣徽出守太原因用門下給使恩例
乃以官之年勞丐請朝廷補授官以三班借職令其乃生六子
戒之曰當令讀書无怠乃誠旋顧尔考之餘汗當有所授矣至
和元年六月太原王拱辰撰

書張佛子傳後

虞策

元祐末年予罷給事中蒙恩除龍圖閣待制出守青社有張洪
者因余校閱後圃出宣徽所撰佛子文予因詰洪曰張佛子非
爾族乎洪曰乃祖父也曰尔考非草乎洪曰然元祐二年以左
藏庫副使終于家所謂六子者尔預之乎曰洪其長也又詰其
卒曰鐸曰鐸曰鐸二弟也於元豐五年同登黃裳榜曰鐸一

並預薦開封然後信宣徽王公為知人崇寧元年予自高陽
關明年試戶部侍郎辟洪為檢討文字官是歲洪之子公裕為
庠亦同登於霍端友榜京師士大夫無不相傳為盛事信乎予
之祐善人也如影響之速今洪又出宣徽所撰文予予為後傳
因勉從其善應之實以成前事之美云張佛子今贈左司禦率
府帥袁氏贈原德太君乃亨之贈也崇寧二年錢塘虞策書
論商鞅客舍之報 以下係惡報 林少頴

孟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自古用嚴刑以毒民
者未有不反於已然亦未有如鞅之速也鞅之出亡至關下欲
舍客舍人不知其商君也曰商君之法令舍人無驗者坐之商
君歎曰嗚呼為法之弊一至此哉商君以舍人無驗者困秦民
卒以自困非持是也始也刑太子之傅公子虔終也公子虔告
商君欲反始也與公子丹會盟而終也伏甲以襲之及其終也

出奔亡魏魏人以襲公子申之故拖而不納反送以歸秦遂遭車裂之禍即是以觀孟子之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豈不信哉

論三世為將

胡明仲

或謂李陵為廣孫三世為將道家所忌也曾不知呂望秉旄仗鉞其子繼掌虎賁開封營丘傳數十世太公兵法至于今用之是何歟

論張湯宜無後

胡明仲

世疑張湯文深意忌用法嚴酷不當有後而其子孫蕃衍盛大則又為之說曰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湯宜無後者也愚謂不然人之為善與惡天未必逐逐然而禍福之也堯之子丹朱為何惡而致之瞽之子舜為何善而來之然堯舜之後不絕者數千年蓋堯之德盛非朱所能逃黃帝之德遠非瞽所能遏也上以報引乎其前下無以承翼乎其後苟有寸功薄善遽已責

報於天曰吾宜壽宜貴宜有子孫也至於憎疾小人見其罪惡又以為為天必譴怒曰是宜夭宜貧宜無餘類也小遼緩不應則指天為高遠茫乎善惡之報是皆以褊心淺智妄量天道而不知善祥惡殃必以類至理存感應如寒暑雨暘之消息不可誣也故人亦自修而已矣不必為明有賞幽有禍然後為善不必為明有罰幽有禍然後不為惡斯人也其天之所祐欤何也天者公也非有所親疎而取舍之者也必為明有賞幽有福然後不為惡斯人也其天之所不祐欤何也天者理也非有所利害而去就之也 管見

柳勝傳

柳勝字平之郊金鄉升平里人也濫得一官藉以武斷鄉曲性鴆毒而鼠貪苟可攫財雖親族比鄰亦反眼不相顧其所居鄉素產書籍流布天下无問宦族儒家皆畜書板以資生理鄉有

兩市相距僅一舍隔往來貿易惟人之便其印書傭工則有私約非納錢于衆不許輒以傭售此乃小民欲擅衣食之源其習俗亦從古然矣勝視書而可爲龍斷以罔其利不憚身爲市駟穰取鬻書之權一聽於已則下令曰此市之書不許鬻於彼市違者罰錢若干其印書傭工不許以私約限違者亦罰錢若干行之未久適有征商其官殷述慶字去貧瑞芝鄉鄉雲重人也貪酷之聲素著刻剝鄉鄰止去勝等始至交篆勝往謁之一見首告以取財之法述慶大喜自此同惡相濟互爲表裏勝挾私以行科罰述慶假公以施敲朴鄉人嚴憚而心不以爲便仍以書籍越境售之勝乃嫉鄉之惡少巡邏搜捕如犯私讎遭罰者不知其幾傭工則各使納價於官而不理私約以此得錢甚豐每遇休澣勝去述慶設燕對飲紐計所得鴻溝以分雖書板之家惡其貪鄙不欲去競而諸傭工不堪其害怨讟之聲藉于

道於是郡聚菘香而訴于廣之神通及夜禮阿育王塔以詛以呪者餘二百人未半載勝果以暴死二之日七竅血流如注不數日述慶亦以惡疾殞會无与主喪者吏遣人馳計報其家比其反則尸虫出戶臭溢街巷過者掩鼻于時衆傭工相与鼓樂歌舞于市以幸二貪之死雖古之燃脐襍口有不足以喻其快也然尤有一異事勝家有老僕病忽去一黑犬同日而死越一宿僕犬皆復甦僕良久蹶然起坐編躄汗流且告人曰吾適至一所若世之官府兵衛森列有王者戴平天冠衣猩紅袍廟坐殿上吏卒傳呼甚嚴塔下有數夜叉鬼押二罪人至皆囚首械繫每囚各有惡蛇六纏繞其身而嚙之髮髻能認其一乃吾主人翁其一即征官也吾見之不竟戰懼湏臾引問二囚皆若隱諱不實者後令緹拷捶撻痛楚之聲至不忍聞又勅左右取呪詛者書來示二囚又取帖子一沓則是記吾爲主人翁領錢數

而黑犬則常隨吾往領錢以歸者以此為證一匹乃伏辯殿上若有呼者云柳勝殷述慶拜押入地獄不以赦原亦不在輪迴之數恍惚間夜叉鬼推吾及犬皆墮河水中及開目則此身乃在卧榻上而黑犬亦鳴云然若有所訴者是後書帝復通融費易如舊而傭工私約亦竟不可破云

壽樟先生贊曰始吾讀書至毅人嘔口詛呪特以為怨詈之辭讀春秋至會盟之事特以為要約之信耳殆至叔末凡有冤不能自伸者則營諸神而呪詛焉凶禍之報其應如響呼亦異矣余昔以貧故嘗效穆伯長所為亦為鄉貧脅取錢一萬二千余素懦既性不喜訟且不暇呪詛又不能效昔人之報怨今觀柳勝之事適與余相類意者包藏禍心害人利己其必有冥報乎世之居鄉而不能如周處之去害居官而不能如吳隱之之酌泉敢於嗜利无耻者其亦知所警哉

冥數有報論係冥數

李德裕

宣尼罕言性命不語怪神非論无也欲人嚴三綱之道奉五常之教脩天爵以致人爵不欲言富貴出於天命福祿由於冥數昔衛卜叶於沙丘為謚已久秦塞屬於臨洮名子不寢朝歌未滅而周流丹鳥矣白帝尚在而漢斷素蛇矣皆兆發於先而符應於後不可以智測也周孔與天地合德與鬼神合契將來之數无所遁情而狼跋於周鳳襄於楚豈親戚之義不可去也人倫之教不可廢也條侯之貴鄧通之富死於兵革可也死於女室可也唯不宜以餒終此又不可以理得也而命偶時來盜有名器者謂禍福出於曾懷榮枯生於口吻沛然而安溘然而笑曾不知黃雀遊於茂林而挾彈者在其後也余乙丑歲自荆楚保釐東周路出方城聞有隱者困於泥塗不知其所如也往謂方城長曰居守後一年南行万里則知憾余者必因天譴譖余

自鬼謀雖抱至寃不以爲怙也余嘗遇異人非卜祝之
流皆遁世者也初掌記北門有管涔山隱者詣余曰君明年當
在人君左右爲文翰之職然須值少主余聞之愕然洒然变色
隱者亦悔失言避席求去余徐問曰何爲而事少主對曰君與
少主已有累世緣業是以言之余其年秋登朝至明年正月穆
宗繼續不入禁苑及尸丞御史有闕中隱者叩門請見余因下
榻與語曰時事非久公不早去冬必作相禍將至若亟請居外
代公者受忠後十年終當作相自西南而入是秋出鎮吳門歲
經八稔尋又杖鉞南燕秋暮有邑子主生引鄴郡道士纒升寶
階未及命席謂余曰公當爲西南節制孟冬望舒前符節至矣
三者皆與言叶不差歲月自憲闡竟十年居相由西蜀而入代
余執憲俄亦竄逐唯再謫南服未嘗有前知者爲余言之豈禍
患不可移者神道所秘莫得預聞自古銜冤歿世者多矣其報

之事或有或無遂使好亂等禍者以神
上哲必達生知命如頽氏之子犯而不校釋門達磨了空喻幻
不思報矣其下柔弱無心者力不能報所能報者乃中人耳悍強
任氣如伯有淮夫之流亦在其臨致之際方寸不撓魂魄不散唯
結念於此是以能報夫人之捨生也如新畫小成濫然則無能爲
矣達於理者使心不亂則精爽常存不生不滅自可以超然出
世升躋神明其次精多魄強則能爲厲冥報之事或有或無理
在此也